

浦琴小姐



奧斯汀萊琴

樞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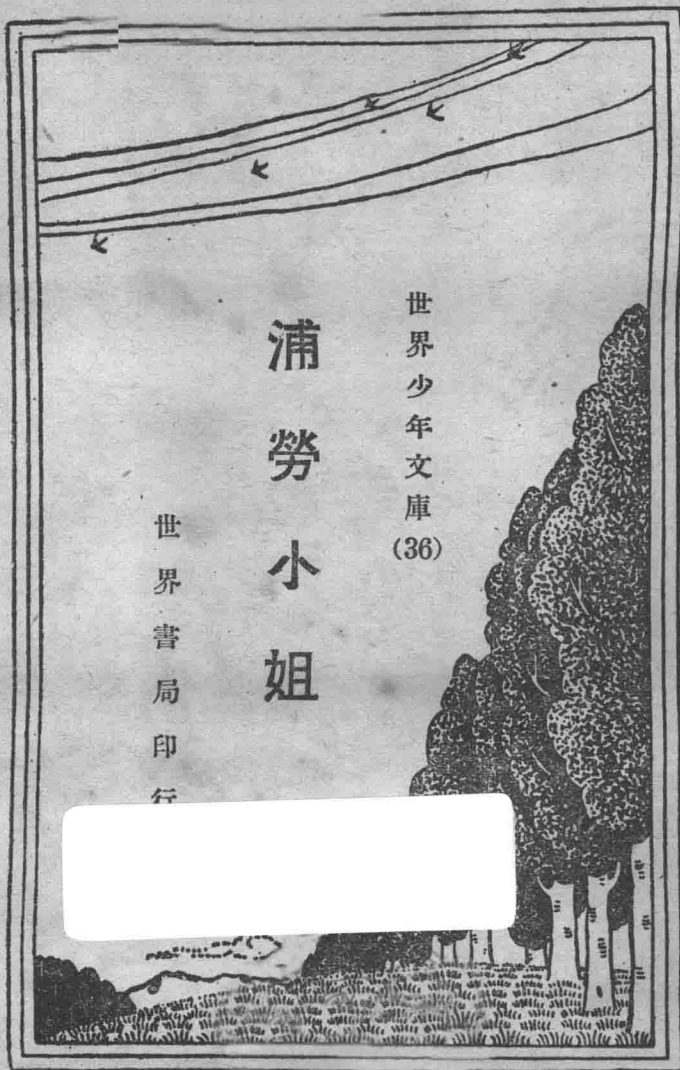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書局印行

874.59
2743

世界少年文庫
(36)

浦勞小姐

世界書局印行


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三
月
出
版

浦勞小姐 (全二冊)

(每冊定價銀五角五分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 准 翻 印

原 著 者	奧 斯 汀
譯 者	董
印 刷 者	世 界 書 局
出 版 者	世 界 書 局

行 所
世 界 書 局

暨上
各 省 海

譯者的話

(一) 這本『浦勞小姐』是由法文 *Boulotte* 本譯出的。原書爲 *Samuel Austin* 所著，他本是美國人，皈依天主教，做到傳道的神父；他生於一七六〇年，死於一八三〇年，除著些兒童讀物以外，還著有許多關於辯駁宗教問題的論文。

(二) 這書法文原本裏，有 *Gerges Roux* 所繪的插圖十四幅，都很可觀；現在統統把牠摘下來，加上釋語，附在本書裏。

(三) 本書對於兒童道德修養方面很注意，可作兒童自修用書。

目次

第一章	亞利	一
第二章	愛知	二六
第三章	浦勞	三六
第四章	白知	六二
第五章	浦勞	八六
第六章	白知	一〇〇
第七章	浦勞	一三一
第八章	伯多祿	一五二

目次

二

第九章	浦勞……………	一七五
第十章	伯多祿……………	二〇三
第十一章	結論……………	二二三



第一圖 五個小孩子個個眼睛都注视着擺動的鐘上

第一章 亞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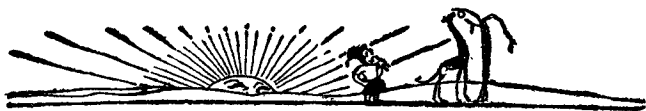
ㄉㄚ ㄉㄚ ㄉㄚ ㄉㄚ ㄉㄚ。

他們共是五個人，五個小孩子。他們十隻眼睛都注視那搖動的鐘擺上；他們掛心地互相詢問着：爲什麼他們的保姆總不來！

半點鐘又過去了——ㄉㄚ ㄉㄚ，ㄉㄚ ㄉㄚ——但是他



像肖的勞浦 圖二第



們的保姆，還沒有來！

「用點心的時間，該是已經過去了罷。」愛直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。

這是頭一次，家中的人使他們這樣等待着喝茶；這五個小孩子，失望地被拋棄在這間自習室裏，都在思想着以爲家中該有什麼禍事發生了罷。

他們這樣一動不動，在那裏等了好久，等了好久以後，他們的保姆才進來，哭喪着臉對他們說：應該要很馴良，很安靜，一些不要響等着，因爲亞利是病得很重了。

後來，母親也進來了，她卻並不哭；不過，她的臉色是蒼白的，憂



苦的。她一句話都不說，只和各個小孩子吻了一下，便迅速地走出去了。

這是已經好多天了，亞利還是生着病；每天早上和晚間，這班小孩子，都由大人帶着，一個個都來到亞利的床前，向他道着早安和晚安，到底卻總不許他們在那病房裏停留過的。今天呢，他們中沒有一個能得進去看看亞利的，——就是亞利的雙生兄弟斐力，也不得進去呢。所以小孩子們都疑心亞利該是病得很重了，因為他連斐力都不能見了！

斐力坐在房中的一隅，將他和亞利所共有的小狗，用力抱在胸前；一隻手拿着一張照片。這張照片，是他在舊掛鐘上面，從那些



許多的照片中，一家人的照片中，——父親，母親，保姆等許多照片的原位上，摘下來的。

斐力低着頭，望着那可憐的亞利的相片，極力忍住眼淚不哭；因為他曾常常說過：『哭，只是小女兒和小孩子的事。』

斐力和亞利是一對學生的兄弟，他倆都有九歲半了，家中的人，平常都簡縮地喚他們：斐亞。他們倆都有着棕色的頭髮和棕色的眼睛；他們長得很相像，若是沒有頭髮的分別，人家一定分別不出他們倆了：幸而斐力的頭髮是天然捲縮着的，至於亞利的頭髮，卻一些也不捲。他們都在一個離開家中兩英里的西婁多地方學校裏讀書，讀到了下午四五點鐘，才一同還家。現在恰是放暑假時



期，若是亞利沒有生病的話，他們該是多麼放心遊戲呵！

白知恰比那兩個學生的兄弟少一歲。他因為常在郊外和日光下運動着，他的皮膚所以曬成了棕色，好像一塊五香麪包一樣。他的頭髮又黑又亮，捲縮得和斐力的頭髮一樣。他的眼睛和他的頭髮顏色一樣，他坐在房中的窗口，正在那裏，用着一把小刀，將一塊從玩具盒子裏尋出來的老橘皮，雕削做個小馬的形狀。可是那塊橘皮太乾脆了，被他一割便都粉碎了；所以白知所計劃的小馬，做不成功，單只造成了一條很細薄的馬尾呢。他由是便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『沒有馬，一條馬尾算什麼呢？』

愛直只有七歲。她的眼睛是藍色的，頭髮是金黃色的，捲得彎



彎兒地垂到背上來。她也在房中的窗口，坐在白知對面，替洋囡囡做長衫。

愛知比愛直少兩歲；他也同她一樣的，有着藍色眼睛和金黃色頭髮。他坐在房中一隻杌子上，頭靠着牆，好像要睡去的樣子。

最後，還有浦勞；她算是最小的了，她這兩天剛剛才滿四歲。人家現在還是喚她浦勞，雖然她的名字，實在叫做司西里的。她肥壯得很，人家只覺得她全身隨處都有凹窩，隨便在頰際，在額下，在頸上，在臂間，在腿上，在足趾，到處都有着窩痕。她那淡黃的頭髮，細得和絲線一般，捲縮得短短緊緊地環覆在她那小小的頭上。據白知說：在浦勞的頭上，只有一堆捲縮的髮團罷了。她那棕色的眼睛是



張得很大的。她雖然已四歲了，到底她說話還不大清楚呢。她對於這一點是很抱憾的。現在這時候，浦勞是很有些想哭的樣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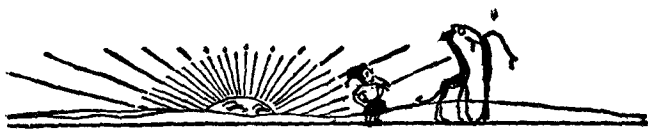
她這時坐在房內地上，手中倒持着一個洋囫圇，那個不幸的洋囫圇，被她倒持着，身上的糠，便好像沙漏一般，瀉了下來，堆在地板上，但浦勞卻不覺得呢；因為她正在專心研究着：為什麼一個人也不肯來同她玩呢，為什麼也沒有一個人來說說笑笑呢；連平常有說有笑有唱的白知，現在也一聲不響了。浦勞覺得她的保母害她等了這麼久還不來給她東西吃，是很壞的；浦勞很想去找保母，但她卻怕愛直不高興她這樣做，便不敢去了。那麼這保母在做着什麼呢？——浦勞是餓得這樣利害了！——莫不是保母要罰她和



圖三第 浦勞坐在地上抱着洋囡囡



她的兄弟所做一切的錯事，所以也不給他們喝，也不給他們食了嗎？這班可憐的小孩子，恐怕也要同斐力那天所說的故事一樣了；據那故事說：有一羣孩子，一天在森林中迷路了，他們在林中有一個禮拜的功夫，只是向草叢裏，拾些小果子來充饑呢……但在這一間自習室裏，一些東西都不會生長的，更沒有那些的小果子了……那時浦勞的眼睛，漸漸地越張得越圓睜起來，眼睛的眸子，越變越定了，她心中越覺越難過起來了……他們連桑椹都沒得食了！……這個保姆是多麼壞呵！也沒有牛乳和麪包了，也沒有塗乳糖的烤麪包片了，也沒有果子糕了，也沒有塗着奶油和糖粉的小麪包塊了，也沒有葡萄乾做的果子糕了，也沒有糖果醬了——呵！



也沒有櫻桃果醬了！永遠……沒有……櫻桃果醬了……永……遠……沒……有……櫻……桃……果……醬……了……呵……！

呵！原來浦勞喜歡這櫻桃果子醬，比喜歡別的世界上的所有東西都利害。到浦勞的心中去的那條路上，是用櫻桃醬鋪的。浦勞連在做夢的時候，也常常夢見碩大美麗的櫻桃，在那甜蜜蜜的糖汁上漂着。

晶亮的淚充到浦勞的眼睛裏了，浸滿她的眼眦了。

眼淚溢出來了，一行一行地落下來了；牠越落得越快了，好像在競走，要看看那個先跑到浦勞的額下來的一般。有一行眼淚，落到了她臉上的鑿窩裏，便站住，不去賽跑了，但有許多別的眼淚，仍